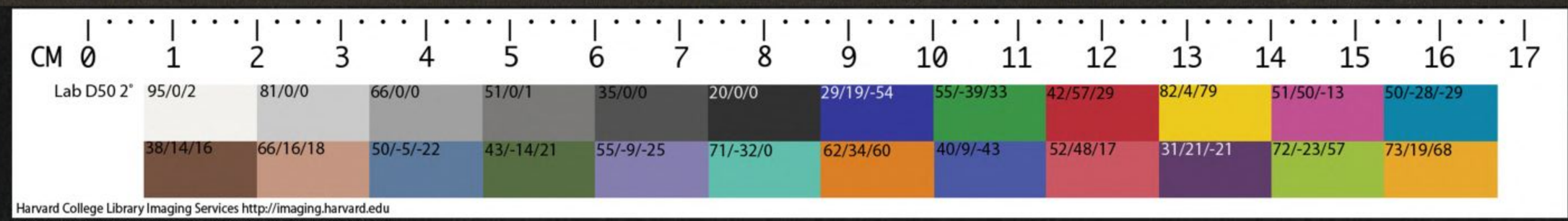
T2720/7914.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五

東莞臣陳建輯
著 檇李臣岳元聲訂
合 庠生沈國元校
正

庚戌 洪武三年

正月追封外王父爲揚王立廟京師

上親祭之

按王姓陳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宋季隸籍軍伍從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戰敗士卒多溺死王幸脫糗絕已行疲極輒晝什地睡夢一白衣謂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載也王恍惚未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帥元將畏舟壓凡附舟者擲弃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舟板下日取飲漿從板隙投之食居數日忽颶風撼舟元將大恐徧求禱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

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揮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即
飲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淮揚居盱眙津里鎮王
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 皇太后
晚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卒
宋濂曰王之平生不可知即此神人之佑則其積德之
深厚可想矣是宜慶鍾
億萬年無疆之 聖女誕育 皇上以啓大明
基鳴呼休哉

議出師征沙漠命大將軍徐達率諸將由陝西出征王保
保李文忠爲征虜左副將軍同趙庸出北平攻元上都○
禮部奏定朝日夕月禮稽古者朝日壇宜築於城東門外
高八尺夕月壇宜築於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以春分日
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祔祭於月壇從之○遣使往安南
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墓錄其碑
碣圖籍付使者還○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者宜除廣
東儋崖等處 上曰前代謫官皆在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
下一家何乃爲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擇良吏以化導之
豈宜以有罪人居耶○上御東閣學士宋濂待制王禕進
講大學傳之十章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人之本德厚
則人懷人懷則國固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
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命制四方平定巾
二月北平守禦華雲龍攻下雲川獲元平章大兒忽荅右
丞相哈海等○大同守禦金朝興取東勝州獲平章刑
第十八人○上行後苑見鵲巢鵲巢鵲巢之勞曰禽鳥且爾況

人母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爲滁陽王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

三月詔再免山東河南北平三省及應天大平鎮江寧國廣德滁和郡年稅糧其緻州池州廬州金華廣信嚴州衢州處州饒州等九郡以次歸附供給亦爲煩勞今年糧稅亦與蠲免

臣建曰時中原甫定遼東雲貴猶未平即屢詔大蠲免租稅歷考前代創業君未有如此者也

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一屯田積粟以備邊需一選股肱重臣以分鎮要害一招揀耕種以實中原命中書參酌行之○召諸郡富民入見於諭以循分守法孝敬和睦周給遜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

辭應旂曰周禮荒政十有二一曰安富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心我祖所以加意于富民而稅戶人才亦隆而官之也若爲富不仁者則固別有所處矣後之爲政者右富左貧固爲不肖其有過矯者則又不問善惡惟於富者則催折之恐亦非先王安富意也

湖廣慈利土酋覃垕連結諸洞蠻爲亂命楊璟帥兵討之勅諭璟曰蠻賊恃山溪險阻乘勢竊發出沒無常若誅其黨必深入山谷損傷士馬所以不足償所費今師入其境擊之但使逵去不令出擾州縣可也不必窮其巢穴更宜約束麾下慎無逐利輕動璟進兵抵覃垕寨攻之賊衆下山迎敵官軍擊敗之乘勝追至半山山勢險峻視其寨三

面岩險而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纔通一人官軍不可上乃回駐山下而賊亦險阻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官軍又擊敗之賊復遁入山璟遂以兵逼之覃戾乃遣人詐降璟不悟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爲戾所執由是盡知我虛實拒守璟欲爲持守之計遣使來請軍餉　上降勅諭之曰爾違吾言而妄動不能平賊既已失矣又中其詭計以陷爾之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今再命參政戴德以兵從爾凡諸小寨限以日月平之仍撫綏慈利等處人民俾安生理毋致驚疑若再違朕命并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勅至璟乃督諸將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大同守將汪興祖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麻等六百人○上將剖符封功臣下學士宋濂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濂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

四月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羣臣於奉天門及文華殿　上曰先王封建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下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爲何如耳封諸王詔曰朕聞古昔皇帝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衆子當封以土爵分茅胙土以名其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爲皇太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初七

日封第二子櫟爲秦王第三子楨爲晉王第四子棟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周王第六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魯王第十子檀爲蜀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

按守謙文正之子南昌王孫也

以危素爲弘文館學士未幾謫居和州

素撫州金谿人字大朴以文學知名與同邑黃晦字敎心同學問元至正末舉士承直郎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晦爲待制徐達與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素與晦約死于難晦從人張弁勸晦勿死晦不從竟投盥賢坊井中死之素走所居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亡國史也素由是不死達乃以素歸上雅聞素名仍命爲學士時年六十八矣一日上御東閣側室靜坐素至俯聲稟稟徹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頻首流汗浹背上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余闕元忠臣守安慶爲友諒所陷不屈而死上嘉其節立廟和州祀之上初用素雖以文學備顧問心實薄其爲人至是既忤吉責令守闕廟以愧之素至和踰年憂懼而死

按一統志有蔡子英者河南永寧人元末舉進士累遷顯官元兵取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大軍圍形求之械送京師釋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大畧謂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女之歟終身不貳朝廷重之人問其故子英曰思舊君耳出塞危素之夫節視子英輩眞愧死不暇矣

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四書義一道二日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以濠州爲中立府定爲中

都築新城建宮闕先是議建都汴梁
言臨濠帝鄉可建都者乃詔改爲中立府取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之義號曰中都築新城在臨濠舊城西二十
里於新城内營皇城宮殿立郊廟社稷置文武公署一如
京師○禁蒙古色目人更移姓氏○遣使賫書與元主曰
前者兩致書於君而使者久不還豈君尚以往昔君民之
分謂不當相與通問邪是大不然君者天下之義主何常
之有顧人心天命何如耳今日之事非予所欲實以四方
兵爭所在紛擾斯民無主不得已而提兵一起薄海崎心
此誠天命非人力也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好庶幾藉我

之盛強號令其部落尚得牧養於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
出此猶欲以殘兵出沒爲邊民患則予大舉六師深入沙
漠君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中所獲爾平章火
兒忽答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用
待以不死再令齎書詰前惟君其審圖之○安南使臣杜
舜欽以其王陳日烜卒來告哀請命　上素服御西苑之
幄殿召舜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翰林編修王廉往祭既至
其嗣君陪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決廉厲
聲訶之乃奉御製文於龍亭迎入其殿別設日烜靈位于
殿前廉南面布宣之其君臣拜伏以聽成禮而還○初大

軍克元都元宗室四大王者遁入靜樂岢嵐山中聚衆結寨自固至是寇武州劫殺人民　桂與指揮鄭亨率兵擊之追至龍尾莊四大王遁走獲其王大王脫忽的帖木兒送京○徐達大破王保保兵于定西古城於其營落獲王公以下百餘人降其衆八萬斬首二千級獲輜重駝馬不可勝計王保保絕塞而遁是役也都督孫興祖遇胡兵於三不剌川力戰死於五郎口右丞胡德濟與虜戰于莊郎亦失利大將軍執其部下千百户十餘人皆斬之械德濟送京師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聞穰苴之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懲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孫興祖事聞　上甚悼之追封燕山侯塑像祀于功臣廟

按先是劉基言于　上曰臨淮雖帝鄉然非建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敵也至是孫興祖胡德濟師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不知所終鳳陽雖營爲中都而卒亦不居也皆竟如基之言

李文忠功业乃革一

李文忠等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至蔡罕腦兒擒其平章祝眞次白海之子駱駝山元太尉繼子平章沙不汀朶兒只八剌等拒戰敗潰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一萬餘人皆請降遂進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知元君于本月二十八日以疾殂於應昌府文忠等進襲應昌克之獲元君之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并寶玉金寶玉冊大圭玉鎮圭玉犂玉斧元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僅脫身遁追之不及而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降其衆三萬七千又至苦脫孫追太尉蠻子軍擒元平章伯答兒獲馬駝無算大軍所至朔庭遂空是役也指揮孫虎率兵至洛馬河與元太尉買驢戰死之事聞追封樂安郡伯

五月徐達分遣鄧愈招諭吐蕃自將取慶元〇徐達等自定西旋師乘勝取鳳州生擒李參政等二十餘人遣友德爲先鋒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克嘉陽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又令指揮金興旺張龍分領一軍由鳳翔入連雲棧攻取漢中守將劉思忠知院劉慶祥迎降遂克之留龍興旺鎮守其地達還軍西安〇詔給存恤之祿以養國初所設都先鋒各翼大元帥都尉陣亡物故無子孫承襲者之父母及妻無俾失所〇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處火葬水葬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

闢地立爲義塚敢有狥習元人焚弃屍骸者坐以重罪命刑部著之律

按夔櫰歲抄云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患之安曰吉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狃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中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爲甚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下令我　聖祖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著令嚴宮闈內外出入之禁○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惟習於武夫而文士都未解至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皆令習射○夏至祭地于方丘○詔考歷代服色所尚禮部奏言歷代異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今我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以爲治服色所尚於赤爲宜從之○戶部奏蘇州逋稅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詔嶽鎮海瀆諸神前代加以封號非宜今並改正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止稱某府某縣城隍之神○夏久不雨　上憂上乃擇日躬自禱祈至月四鼓　上素服帥屬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蓆席露坐晝曝于日頃刻弗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　皇太子捧槖進農家之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

聖明遠及千里三吳之民不至白骨者皆上之賜也吏部但知足餉不知足民體察　皇上愛惠元元之心實為可愧

霑足

六月命都督張溫蕩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　上諭之曰卿蘭州之捷可謂奇功矣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隳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樞動立名于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餘悍驕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縱肆以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矣○文忠捷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王殂相率稱賀　上曰元王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于此因謂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皆仕元者不許稱賀

按我　祖開基雖延攬英雄不問其類而於節義所在特加之意故于戈未定而余闕李黼之死建祠肖像惟恐或後北方捷至則皆仕元者不許稱賀其扶植綱常培養節氣而爲萬世人臣立及奚啻一時左右之難堪哉既而建文之朝遂多死難之士感應之機真捷若影響矣

詔示迤北臣民曰朕即位之初即遣使往諭四夷高麗古城交趾皆已奉表稱臣惟沙漠之地尚未往報蓋因庚申之君擁殘兵於應昌故爾今彼祿位既終人心絕望詔書

至聖二

到日凡迤北各枝諸王各軍馬頭目人等並依職來朝或遣使歸順當換給印信還領所部居本地牧養朕既爲天下主一視同仁華夏無間詔書到日敢有違者必大舉六師以清沙漠毋或執迷以貽後悔○中書省以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　上覽之見其有修大之詞深責省臣曰卿等爲宰相當法古昔致君於聖何乃習爲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訾元雖夷狄君王中國且將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曰雖不言其心未必以爲是也即改之○李文忠遣送元主孫

仁孚至些使入刺省

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于廟　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　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但令服本俗服於中宮朝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賜買的里八剌第宅於龍山封爲崇禮侯○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上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

吾欲盡斬天下妖僧然天
或當碎骨

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占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
璉眞伽爲江南摠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
以諸帝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壓之又截
理宗頂骨爲西僧飲罷天下聞之莫不傷心　上歎息久
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乘
其弱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索
頂骨所在果得諸西僧廬中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
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勑葵於故陵（山西行省言
大同粮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
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

之費省軍儲之用充矣從之（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
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
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
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永爲己業官給牛種舟粮資遣
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遣使訪歷代
帝王陵寢

七月僞夏將吳友仁率衆寇漢中守將金興旺張龍出兵
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我師與戰興旺面中流矢拔矢
復戰斬首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
等以力寡斂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鷄請援兵友仁乃圍

城決壕填壅攻益急興旺聞嬰城拒守發巨礮擂石敵兵多死傷者時大將軍在西安得報即率師還屯葵門鎮先令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中山岩下令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友仁軍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詔諸儒修大明集錄先是　上以創業之初禮制未備勑中書令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修于是各該有司舉到儒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諒等十餘人命與修元史諸儒曾魯王克寬胡翰陶凱等同纂備其書以吉兇軍賓嘉及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律六者爲之綱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具

備書成凡十五卷○詔禁民僭侈凡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綾錦綺紵絲綾羅止許用紬絹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花○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書各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爲勘合用半印鈐記籍諸部帖給於民令有司點閘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者處斬

按國初未造黃冊時有此令即黃冊之權輿也

建諸王府○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失朝降爲編修○以劉基爲弘文館學士○以中書省右丞楊憲爲左丞尋以罪誅憲入中書欲盡

變省中事凡舊吏一切罷出更用所親因欲持權乃創爲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觀從違翰林編修陳極賀曰押字大貴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即奏極爲翰林待制陰令御史劉炳誣奏侍郎左安　上覺之下炳獄炳吐其實劉基併發其奸狀　上怒按問憲與炳皆伏誅○宋濂王禕等進續修元史

八月都督康茂才從征漢中卒于道　上聞訃震悼追封蘄國公親臨奠祭○大將軍達帥諸將西征土蕃克河州招諭土蕃元帥何鎖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元豫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禿子于是河州以西甘朶

鳥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征哨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爪哇國西洋瑣里國各遣使來朝貢○詔徵江南諸郡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造之於廷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屢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削刻而爲書以摹本分賜之名曰教民榜○禮部尚書陶凱等請進膳日一舉樂　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然太和日一舉樂似未爲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厥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爲逸樂哉寢之○命中書省遣人收瘞遺骸○京師及各行省開科鄉試

九月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禁勿稱皇太子者爲令○廣西行省參知政事蔡遷卒追封安遠侯　上親爲文述其功遣人往祭之

十月以湖廣左丞周德興爲征南將軍總兵討慈利土酋覃垕初楊璟攻垕見官軍勢盛遁去至是復大爲寇故命德興討之是月兵至慈利覃垕復遁○改司天監爲欽天監○有二內使乾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物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杖之因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侈者因勑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遣使致書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剌曰君之將攜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復大敗于定西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擒近獲徹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朕以今先君爲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謚曰順已著于史君之子貴的里八剌亦封崇禮侯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況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十一月壬辰左副將軍李文忠等班師凱旋至龍江　車駕出勞于江上○時大將軍徐達等征西師亦旋丞相李善長率百官上表賀丙申詔大封功臣命大都督府兵部錄上諸將功績吏部定勛爵戶部備賞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鉄券翰林院撰制誥丁酉　上御奉天殿　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丹墀左右召諸將諭之曰汝等咸聽朕言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放古先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其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朕起兵時即從征討

摧堅撫順勞勛俱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立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若爵不稱德賞不酬功卿等宜廷論之無得復有後言乃進封李善長太師韓國公食祿四千石　徐達太傅魏國公食祿五千石　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　李文忠曹國公　馮勝宋國公　鄧愈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　封湯和中山侯　耿炳文長興侯　吳良江陰侯　廖永忠德慶侯　傅友德潁川侯　趙庸南雄侯　楊璟營陽侯　郭興鞏昌侯　顧時濟寧侯　吳禎靖海侯　唐勝宗延安侯　陸仲亨吉安侯　費聚平涼侯　周德興江夏侯

陳德臨江侯　華雲龍淮安侯　胡廷瑞豫章侯　朱亮
祖永嘉侯　韓政東平侯　俞通海南安侯　康茂才子
鐸蘄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　王志六安侯　鄭遇春
滎陽侯　曹良臣宣寧侯　曹彬宜春侯　梅思祖汝南
侯　陸聚河南侯並食祿九百石　華高廣德侯食祿六
百石並賜鉄券子孫世襲李善長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守
正文臣徐達而下並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封汪
廣洋忠勤伯　劉基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爵止其身
不世襲餘功臣授都督指揮等職有差是日也仍徧賜諸
功臣綺帛惟李善長徐達賜文綺及帛百匹其餘有差○

追封故功臣馮國用鄧國公　俞通海虢國公　丁德興
濟國公　加封耿再成泗國公

按鉄券之制其形如瓦面刻詔文皆鐫免罪減死俸祿之數字嵌以金一時功臣鉄券數十其文不能悉錄姑錄李善長一券以表其所以成大業者實由天假英賢以輔之故感德嘉于四海而天下定矣朕自起艸萊提三尺劒率衆數千居羣雄肘腋間未有定期而善長來謁轅門傾心協謀從渡大江于是定居建業威聲所至無不來附不一二年間集兵數十萬東征西伐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粮儲供給軍民無有怨誹之言此上天以授朕朕獨知之而人人未必盡知也昔者漢蕭何未嘗有缺乏之況剸繁治劇和輯軍民無有怨誹之言天下人皆稱焉比之於爾蕭何未必過也今天下一家爾年已高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勛嗚呼慎始如終以仁義忠孝訓其嗣人必圖後輔與國同久庶不負爾之前勞豈不偉

歟○初欲製鉄券而未有定制聞台州民錢允一者吳越忠肅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鉄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高廣有差第爲七等剖而爲二一頒功臣一藏内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按漢高祖謂吾能用三傑所以有天下元功封侯十八人而已我　明聿興李翰公之勛烈無異蕭何魏國公之將畧踰於韓信劉誠意之智計符於張良乃若常遇春李文忠傅友德諸人皆無非三傑之儔匹而視十八將瞠乎其後我　朝開國元功視漢高尤爲光矣其大業之成豈偶然哉

封汪興祖爲東勝侯既而人有言其過者　上宥而弗問然弗與誥券俾與職都督遇有征伐自效以圖實封與祖盧州合肥人張德勝子○優待諸降臣李思濟潘原明李伯昇王溥等並食平章祿不署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等官

十二月薛顯封爲永城侯時顯有專殺之罪　上亦不與鐵券惟賜文綺帛六十匹俾居海南　上召諸將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以爵賞以酬功刑罪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帝非有功不侯以重封爵也而功不免於誅戮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由其特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盱眙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腹心以任之及其從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畧意氣逈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爲性剛忿朕

屢戒飭而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又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又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朕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乃論功封以侯爵請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以贍富之家一以贍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　上大宴諸羣臣宴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子孫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于憂患而忽于晏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于晏安也今日與卿等晏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免明日

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無救民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恃卿等一心共濟艱危初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罷小志驕則好生事罷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

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于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漳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攻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鬬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于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設壇親祭戰沒功臣并及軍士且撫養其父母子孫俾食其祿羣臣莫不敢動○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鬬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令其功名者何人騎

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此爲鑒戒
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名將並矣○戶部言陝西
察罕腦兒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
餘人蠲免雜役專事煎辦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
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則以
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驗值準之如此則軍儲不乏民
獲其利從之○大明志書成○建奉天殿於乾清宮左自
太廟一歲五享之外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
於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命京都府州縣及里社皆
設壇祭無祀鬼神○禮部尚書陶凱請專選東宮官罷李

善長等兼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不許

辛亥洪武四年

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賜臨濠田若干頃佃戶
一千五百戶守墳人戶一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仍詔
善長董建中都宮殿○以右丞相汪廣洋爲左丞相參知
政事胡惟庸爲右丞○詔給賜公侯徐達等臨濠田地佃
戶守墳人戶儀仗戶各有差○賜誠意伯劉基歸老鄉里
○時僞夏明昇尚據巴蜀未下　上乃祀告于上下神祇
命諸將分道伐之湯和爲征西將軍同楊璟廖永忠周德
興曹良臣等率京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爲

征虜前將軍同顧時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　上諭諸將曰今天下大定惟川蜀未平不可不討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勢當必克但師行之際在肅士卒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諸將陛辭　上密諭庸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吾兵難至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頓首受命○壬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況北邊荒漠之地氷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上曰將士雖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況守邊將士尤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命徐達往北平操練軍馬葺治城池濟南濟寧青萊徐州等衛悉聽節制○命馮勝往陝西繕修城池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粮餉以給軍士○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親加刪定○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官之數○製玉圖記一賜中宮文曰厚載之玉圖記二賜中宮文曰大本堂記製

二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親策試進士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伯宗撫州金谿人○上謂中書省臣曰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令各行省連試三年庶賢才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著爲定例○定文武官歲祿○諭中書省臣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會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於陵寢偏安之君與主中原而昏愚者不祭禮部定議合祭帝王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祭伏羲商高宗孟津縣祭漢光武洛陽縣祭漢明帝章帝鄭州祭周世宗葬縣祭宋太祖太宗眞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滎河縣祭商湯在山東者二須

成縣祭唐尧山阜縣祭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縣祭商中宗滑縣祭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鄖縣祭神農寧遠縣祭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縣祭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縣祭黃帝咸陽縣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乎縣祭漢武帝長安縣祭漢宣帝三原縣祭唐高祖禮泉縣祭唐太宗蒲城縣祭唐憲宗涇陽縣祭唐宣宗○周德興率指揮胡海等進兵取蜀之龍伏隘進奪覃屋溫湯關○廣德侯華高卒追封巢國公塑像功臣廟

閏二月命吏部議定內監等官品秩　上因謂侍臣曰古

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權傾人主及其爲患如城狐社鼠未可易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氷之漸也○詔立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歲丙申王師下建康或勸之遁福壽曰我臺憲重臣與城存亡竟死之至是　上謂中書省曰福壽無外援而臨難不避誠忠臣矣宜立祠祀之

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柘芙蓉洞及覃屋茅岡寨○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籍其軍馬錢粮之數并遼東州郡地圖遣使奉表來降　上嘉其誠遣斷事官吳立特詔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於是利嚴城以益同知指揮事○上以諸將伐蜀久未報捷復命永嘉侯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助大會征進

四月傅友德等進兵克蜀階州文州先是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踈弱于是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僞平章丁世珍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珍遁去遂克階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

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
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
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州○楊璟等進
攻夔州不利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其平章莫仁壽
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僞丞相戴平章
鄒興副樞密飛天張益兵爲國守計壽等於鋮索之外北倚
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爲飛橋三於上平以
木板置砲石木竿鉄銃等物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我師
於是璟遣指揮韋權帥兵由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其
出白鹽山下逼奮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王簡
山大溪口進攻瞿塘扼江之衆璟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
亦退還峽州湯和廖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
大溪口○傅友德既克階文遂進兵渡青州果陽白水江
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遂克綿州至漢口阻水不得渡乃令
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時蜀人雖克階文猶恃漢水以自固
及聞造舟進取益震恐戰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
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
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
友德舟師進逼漢州僞守將向大亨悉兵戰於城下友德
選驍騎突擊敗之時僞丞相戴壽在瞿塘聞友德兵下漢

江乃留鄒與等守瞿塘而自與其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困遠來聞大亨兵敗衆必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敵壽兵大敗遂拔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百餘人壽與大亨奔回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詔免江西兩浙今年夏稅秋糧○時湯和等師駐大溪口欲候水平方進　上聞之恐其逗遛緩事適傅友德報捷使至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於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慨事朕前日所以語爾者猶不記憶乎何快之甚也○詔至廖永忠分軍爲前後陣前陣既接乃遣章鄧與等出兵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陣前陣既接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與兵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以方克勤爲濟南知府初至官榜于通衢諭以上愛元元之意民有不平皆得詣府自言吏有不得呵禁日引耆老端人訊以得失聘賢士爲師選補第子員葺廟堂闢射圃日再視學親爲正句讀較社禮各立社學民墾廢田者閱三載乃稅下產科徵均定等則凡有役使務徇民便尤慎于庶獄月錄日省時永嘉侯朱亮祖

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涸舟膠亮祖師即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克勤不忍勞民泣禱于天夜大雨數尺舟竟去

五月詔勸興禮俗○上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天壓石之剛勢非不峻而艸木不茂金銕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脇之刑叅夷之誅而姦宄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吶哈出據金山擾邊爲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賫書諭吶哈出曰前者萬戶黃儔回聞將軍威振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潁羣盜徧于中原僭名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真一稱

帝于斷黃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帝于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爲羣雄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於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虜惟元君北奔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太平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彼順其水艸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一木可支羣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儻至金山吶喊出拘留不遣

六月永忠至瞿塘關永忠以山峻水急而蜀人設鉄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踰山渡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飢渴蜀山多艸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知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鉄裹船頭置火罐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火砲火筒來擊大破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砲火筒來擊大破

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僞
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
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
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
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
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
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
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皆膽破心碎豈
能效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也不如早降以
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
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
昇面縛銜璧與母彭氏及羣臣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永
忠解縛承制慰撫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
七月傅友德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
率衆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指揮
李英等以毒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自躁其陣壽兵死
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及撫諭
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
鬬志舉城降成都平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下州縣之未
附者至崇慶僞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

友仁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路府七元帥府八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瘝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無但循資序祿取充位而已也○上謂詹同曰論事當覽徃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爲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擇術不可不愼也○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冷謙等制宴樂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天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腴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襍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

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謔謔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授冷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瑟王繪畫元末以黃冠隱居吳山頂上飄然有塵外之趣國初召爲太常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裁定謙嘗遇異人傳仙術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于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慎勿多取適亦計之乃于辟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而不斷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將至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逮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無狀吾輩皆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擊至御前聲如響　上問之有罪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自是不復見移檄四方物色之竟不能得所載冷啓敬事與漢左慈絕相類似涉誕幻然觀劉伯溫嘗爲啓敬賦吳山泉石歌張三丰題其所繪蓬萊仙奕圖則其人固有仙風道骨且事蹟散見于震澤長語雙槐歲抄皇明題要諸書紀載頗詳則其事固不可謂無也

立徐王廟于宿州王姓馬　高皇后父也　后正位宮闈乃追封爲王母鄭氏爲徐王夫人以無他繼嗣因立廟于太廟之東歲時致祭既而　上以稽典禮古無其義于是乃命有司即王所居州鄉立廟設祠祭器每歲春秋奉祭

○置定遼都衛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先是遼陽劉益既來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翬共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左丞房暠馬彥翬殺之保保走故元將吶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

械送殺益逆黨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本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爲敵境乞留朝廷所遣斷事吳立鎮撫軍民上以立與良佐昌俱爲遼東指揮既而本衛復奏言吶哈出據金山擾邊爲患乞益兵爲備上以遼東新附人心未安非大爲之防無以保固疆圉杜絶侵軼于是乃置都衛以雲與旺爲都指揮總轄遼東諸衛軍馬鎮禦時遼東反側尚多雲等由登萊渡海頓兵金州招降故元參政葉廷秀攻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嚴設守備一方遂安○存心錄成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聞歷代賢君事神祇肅故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違天慢神感召災譴朕爲是懼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等編此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以爲法守○初保寧城有韓氏女年十七遭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玉珍兵掠雲南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人稱爲韓眞女云○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答班瓜十農來朝奉表言曰大明皇帝撫有四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答阿者欽蒙以金印封爲國王感戴倍萬惟是安南侵擾疆城殺掠吏民伏願垂慈賜以兵罷鄉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

教所被之地庶不敢欺凌　上感其意及答班瓜十農墜
辭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云占城安南即皆臣事朝廷同
奉正朔而乃擅自搆兵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鄰之道已
咨安南即日罷兵爾國所請兵器朝廷若以與爾則是助
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人語音有華夷之異難
以發遣若爾國有能習中國華言可教以音律者擇數人
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征以示懷
柔之意○司業宋濂坐考祭禮遲滯謫知安遠縣
八月改製用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
有詔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如大都督
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奸臣論○遣佛林
國故民捉古倫持詔往諭其國俾知大明平定四海之意
○是月復開科鄉試○上手書問劉基以天象事基條答
上言以爲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
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
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拔殺運直至永樂靖難後始除

南番暹羅國王參烈昭毘牙渤泥國王馬謨沙三佛齊國
王哈喇禮八剌十各遣使臣奉金葉表文來朝貢○日本
國王良懷遣使朝貢○守禦北平華雲龍統兵至雲州緝

知故元平章僧家奴營于牙頭夜分精兵襲之空入其營擒僧家奴盡俘其士衆駝馬復至上都大石崖攻克劉學士等寨擊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虜衆悉北奔又遣指揮孫恭等領官軍口北招諭故元惠王伯都不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伯帖木兒太尉蠻子等并部下將士悉降獲金寶二金印一金字團牌九銀字團牌二皆送京師　上喜賜伯都不花等第宅幃幔什器衣服有差○明昇及其官屬至京朝見制赦其罪封昇爲歸義侯賜居第京師

上親製平西蜀文以紀傳廖二將之功

草木子記後以海舟載明昇同歸德侯陳理徙高麗飄飄然入于海矣述遺云洪武五年正月徙理昇于高麗

九月　上觀大學衍義至帝堯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富而不傷眞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帝堯錯之言所該者廣眞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刑濫刑者陷人于無辜黷兵者驅人于死地有國者當深戒也

十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寔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

天下遇有災變即以寔上聞○平蜀諸將班師還京論功賞傅友德廖永忠各白金二百五十兩彩段二十表裏餘將士各有差以楊璟無功不賞又詔汪興祖以有過從征沒于王事仍授以原封侯爵賜鐵券子孫世襲

十一月冬至祀天於圜丘　上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

○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初元末仕進者各賂遺權要邀置官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納賂者不獲進　上深知其弊嘗曰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

按宋初嚴贓吏之誅天下遂治後稍弛而張清鄭餘慶輩以贓敗者猶杖脊遠配故終宋世多廉節至元而漫無忌憚無怪其亂亡也我　祖深懲此弊設犯贓無貸之令尋製大誥三編申戒不已豈非萬世聖子神孫所當遵行而大小臣工永爲警懼者與

上御武樓指揮郭英等侍側　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　上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爲私室是保身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　上曰朕每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穫穡歲有常入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汚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等有勛勞于國朕既酹以爵祿是即恒產能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英等頓首乞哀姑免究

十二月漢中府知府費震有罪逮至京詔釋之初震在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蜀之後陝西旱飢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粮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自是攘竊之盜與鄰境之民來歸者令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

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 上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初爲吉水州知州亦以寬惠愛民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五 終